

# 符号与构造：纳尔逊·古德曼 艺术符号学思想探析

王胜男

摘要：当代西方艺术哲学经历了“语言转向”的洗礼，必定呈现出不同的样貌。当代美国哲学家、美学家纳尔逊·古德曼创造性地将分析哲学的技术运用于艺术领域，建构了一种独特的艺术符号学。基于新的符号观，古德曼创立了一般符号理论。据此他提出艺术的五种征候，并将“什么是艺术”置换为“何时是艺术”，重解了审美经验及艺术的本性问题，为当代艺术哲学的发展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指引。

关键词：符号观；记谱理论；艺术的征候；何时是艺术；艺术符号学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547 (2016) 12-0009-06

DOI:10.13221/j.cnki.lhjj.2016.12.002

当代西方艺术哲学经历了“语言转向”的洗礼，必然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当代美国哲学家、著名美学家纳尔逊·古德曼 (Nelson Goodman) 创造性地将分析哲学的方法运用到艺术领域之中，建构了一种独特的艺术符号学。柯蒂斯·卡特 (Curtis Carter) 认为，古德曼是“卡西尔-朗格”艺术符号学 (semiotics of art) 道路的继承者。<sup>①</sup> 朗格 (Langer) 探索了艺术符号之于人类体验的重要意义，古德曼进一步将艺术符号活动置于与科学同等的地位，并在其哲学重塑的背景下，实现了艺术哲学的“认识论转向” (epistemic turn)。<sup>②</sup> 对艺术本性的探求古已有之，自柏拉图开始，模仿论、表现论等艺术理论试图通过某种共同属性为艺术寻求一个普遍的定义。当代艺术实践的迅猛发展对美学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与挑战，杜尚 (M.Duchamp) 的《泉》以及安迪·沃霍尔 (Warhol) 的《布里洛盒子》使现成物与艺术品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艺术能否定义？批评与评价机制还能发挥效力吗？当代各种哲学与美学思辨，正是试图回答上述问题。他们希望更新传统的解释模式，提出新的范式。不再希冀为艺术下一个永久的定义，不再去参照一个永恒不变的艺术本质，而是去关注艺术界发生的变化。<sup>③</sup> 古德曼将艺术看成符号 (symbol)，从符号系统的特征与符号运作的功能出发，试图对艺术的本性问题作出回答。他以记谱理论 (notational theory) 为基础，提出了艺术的五种征候 (symptoms)，将“什么是艺术” (what is art) 转换为“何时为艺术” (when is art)，为当代语境中思考艺术的独特性提供了方法论与思维方式上的启示。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实用主义研究” (14ZDB022) 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王胜男，复旦大学哲学学院2013级外国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 一、古德曼的符号观及符号理论

《艺术的语言》(Languages of Art)是古德曼艺术哲学的代表作,在美学领域曾引起很大反响。有研究者认为此著作与杜威的《艺术即经验》是当代美国美学的代表作。<sup>[4]</sup>然而,古德曼所谓的“语言”(Languages)并不等同于自然语言,而是符号系统(symbol systems)。沃尔顿(Walton)认为,将图画的再现类比于语言符号是危险的。一些研究者认为,古德曼将绘画、音乐等看成是和自然语言拥有同样秩序的东西,这是有问题的。<sup>[5]</sup>然而事实上,古德曼的目标正是为刻画非语言符号(nonverbal symbol)区别于语言符号的特征。古德曼的艺术符号学是其一般符号理论的基础,也是其初次适用。因此,首先把握其一般符号理论的核心要义是必要的。

### 1. 构造世界的符号

古德曼的“符号”(symbol)“被用作一个非常一般而无任何色彩的术语。它包括字母、语词、文本、图片、图表、地图、模型等,但不带有任何曲折或神秘的含义”。<sup>[6]</sup>其符号概念,既不同于索绪尔意义上的能指与所指结合体的符号,也没有皮尔士那么繁琐的符号分类。他指出,“我们的目的是推进一种系统研究,它涉及符号、符号系统以及它们在我们的感知、行为、科学和艺术中所发挥的作用,因而也是在我们的世界的创造和理解中所发挥的作用”。<sup>[7]</sup>古德曼认为,艺术、科学、哲学等都是构造世界的方式。“艺术与科学之间的区别,不是感受与事实、直觉与推论、享乐与权衡、综合与分析、感受与思考、具体与抽象、激情与行动、居中与直接、真与美等之间的区别,而是符号的某种特殊特征在主导地位上的不同。”<sup>[8]</sup>

人们通常认为知识是科学的特权,而艺术只是表达情感的感性存在物。古德曼试图打破艺术与科学间的传统二元对立,将二者看成构造世界的符号活动。知识不再为科学所独有,艺术同样具有认识功能(cognitive function)。对艺术认识方式、认识过程独特性的呈现是古德曼艺术符号学的要义。艺术不再仅仅是感性的低级存在物,而是与科学一样,均能增进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古德曼反对将知识(knowledge)作为认识的唯一目标,而代之以理解(understanding)。故而在符号活动的统摄下,艺术的认知价值也使艺术哲学成为形而上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的一部分。由此传统的本体论与认识论也得到了重塑。古德曼身处20世纪“语言转向”的大背景中,他源出于分析哲学的理想语言学派,在符号理论上受到卡尔纳普(Carnap)、C.I.刘易斯(Lewis)、卡西尔(Cassirer)、怀特海(Whitehead)等人的影响。这使其语言符号观同时带有分析传统与欧陆传统的双重色彩。“正是哲学、语言学和诗学本身三方所萌发的新的语言观,综合地促成了这种‘语言论转向’的完成和‘语言论诗学’的诞生”。<sup>[9]</sup>古德曼的语言符号观之于其艺术符号学的建构无疑是至关重要的。明晰其核心内容,对理解其整个哲学架构及其艺术符号学是必不可少的步骤。

### 2. 从谓词投射(projection)到符号指称(reference)

卡西尔在《人论》中指出:“最初,语言和艺术都被归于同一个范畴之下——摹仿的范畴;并且它们的主要功能就是摹拟:语言来源于对声音的摹仿,艺术则来源于对周围世界的摹仿。”<sup>[10]</sup>由此可知,对艺术问题的理解与对语言的理解有些相似。古德曼关心的是包括自然语言在内的广义的符号系统,是“通过对符号和符号系统的种类和作用的分析研究而展开的”。<sup>[11]</sup>在《事实、虚构和预测》中,古德曼将“绿蓝悖论”(Grue Paradox)看成是一般投射(project)难题,并且把握到了语言实践活动之于认识的重要性。他指出,“如果我确实是对的,那么就会发现归纳有效性的根源就在于我们对语言的使用”,“与业已观察到的规则性保持此种一致性,是我们语言实践的一种功能”。<sup>[12]</sup>也就是说,之所以选用“绿色的”而

非“绿蓝的”，根源于我们的语用习惯 (habit)。而此种谓词的投射活动，既是一种分类活动，同时也是一种构造活动。选择“绿色的”谓词进行投射，便是将宝石 (对象) 区分为绿色的与非绿色的。谓词进而可扩大为符号 (symbol)，谓词的投射相当于符号建构现实 (reality) 的过程。<sup>[13]</sup>

“指称” (reference) 是分析哲学的核心概念，也是古德曼思想的核心，他将其改造成一种广义的符号化 (symbolization) 模式。符号的指称活动便是组织与建构世界的过程，这既是构造世界，同时也是认识世界的过程。创造与理解是同一的。<sup>[14]</sup> 在处理图画再现 (representation) 问题时，古德曼认为一幅图画好比一个谓词 (predicate) 一样，是为世界分类的标记 (label)。事实上，在古德曼看来，语词、图画、图表等符号通过构造不同的符号系统，参与世界的构造与生成 (making)。符号构造世界的主张，既是一种本体论 (ontology) 上的，同时也是认识论 (epistemology) 上的承诺。“我们可以有脱离世界的语词，但是却不可能有脱离语词或其他符号的世界”。<sup>[15]</sup> 在古德曼看来，根本不预先存在一个世界等着我们去描绘。恰恰相反，世界是符号中的世界，是多样的符号活动的产物。康德 (Kant) 凸显心灵的规则之于认识的重要性，C.I.刘易斯看到了概念图式 (categorical schemes) 之于知识的重要意义，二者均看重心灵 (mind) 对于世界的主动性与构造性。

### 3.记谱理论 (notational theory) <sup>[16]</sup>

古德曼的一般符号理论最典型地表现于其记谱理论的分析中。他刻画了记谱系统的句法 (syntax) 与语义 (semantic) 条件，并进而呈现出不同符号系统 (symbol system) 的特征。这为其回答艺术的本性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古德曼的记谱理论始于其对乐谱 (score) 的分析。他认为乐谱的首要功能是定义作品，且乐谱与遵照乐谱的演奏是互相决定的。由此作品的同一性才能得到保持。在记谱系统的分析中，涉及如下几个陌生的概念：“记谱” (notation)、“符号概型” (symbol scheme)、“字符” (character)、“记号” (mark)、“铭写” (inscription)、“符号系统” (symbol system)、“遵从” (complies with)。字符依据一定的规则构成符号概型，而符号概型和一个指称领域 (realm) 相关，这构成一个符号系统。在分析再现问题时，古德曼提出了指谓 (denotation) 这种符号指称模式，认为指谓是再现的核心。现在，古德曼又引入了一个与指谓类似的概念——遵从 (compliance)。后者是一种广义的符号适用关系，一个符号若能适用于一个对象 (符号、标记亦包含在内) 之上，二者便构成一种遵从关系。

古德曼对句法、语义关系的区分与莫里斯 (Morris) 类似，将符号间的关系作为句法关系，将符号与所指对象的关系作为语义关系。通过分析，首先得出了记谱系统需要满足的句法上的五个要求：(1) 字符是无区别性 (character-indifference) 的，也就是说字符中的记号是可以互换的，它们在句法上等值 (equivalence)。且字符必须是不相交 (disjoint) 的，一个记号不能同时属于两个字符。(2) 字符是有穷区分的 (finitely differentiated)；若存在两个字符，及每个不属于这两个字符的记号。能在理论上确定，后者不属于这两个字符。<sup>[17]</sup> 其次是三个语义要求：(3) “不含糊两可的” (unambiguous)；即铭写与遵从-类之间的关系是不变的，任何铭写和字符都不能出现含糊两可的遵从关系。(4) 遵从-类必须是不相交的。也即任何字符的所有铭写都具有同样的遵从-类，并且遵从-类之间也是不相交的。“差不多像字符的句法不相交性意味着铭写的分离性一样，字符的语义不相交性意味着遵从者的分离性”。<sup>[18]</sup> (5) 在语义上应该是有穷区分的；对于两个拥有各自不同遵从-类的字符来说，能在理论上决定，每个不遵从这二者的对象，要么不遵从第一个字符，要么不遵从第二个字符。

上述记谱的要求，“这些绝不是好的和有用的记谱所推举的特征，而是将记谱系统 (好

的和坏的)与非记谱系统区别开来的特征”。<sup>[19]</sup>并且这五个要求在通常逻辑的意义上是独立的。古德曼对记谱的分析从乐谱开始但远非止步于此,而是力图对艺术、科学和日常生活中出现的符号系统进行分析。这涉及五个要求中的某些条件被违反的情况。比如与句法要求:字符是有穷区分的相违背,便出现了不是有限区分的,也即句法上是密集的(dense)。古德曼是把“有穷区分的”(finitely differentiated)常用作“区分的”(differentiated)或“表达清楚的”(articulate),而密集的(dense)是彻底密集的(dense throughout)的缩写。句法密集的,就是我们无法确定一个记号属于一个字符而不是属于其他许多的字符,任意两个字符中间,都可能存在第三个字符。也存在遵从-类不相交性的违反,也就是语义上是相交的。还有对语义有穷区分性要求的违反,由此语义上便是密集的。对记谱条件违反情形的刻画,为分析艺术符号的特征奠定了基础。

## 二、“何时为艺术”

审美体验(aesthetic experience)问题是传统美学的核心问题,人们通常将审美体验看成是一种被动的审美静观(contemplation)或借由审美获得的一种愉悦(pleasure)和满足(satisfaction)。古德曼反对上述静止的、被动的、去概念化的审美态度,而主张一种主动的、动态的审美体验活动。他认为,审美体验是一种解读符号(decoding signs)的广义的认识活动,因此,它是一种创造与再创造的过程。因为古德曼认为艺术是符号(symbol),对艺术的理解需要将其置于特定的符号系统中。审美体验被转换成辨认字符和符号系统及字符所指称或例示的东西的过程。通过上述创造性的审美活动,我们“理解作品以及根据作品来重组世界和根据世界来重组作品”。<sup>[20]</sup>在古德曼看来,审美活动不服务于实用目的;审美经验的“愉悦说”、“满足说”等均不能作为审美经验独特性的标准。这些误解主要源自于传统美学中主体(subject)与客体(object)、情感(emotion)与认知(cognition)间的二元对立。事实上,感受情感与情感在认识中发挥作用并不矛盾,古德曼认为情感认知地发挥功能。<sup>[21]</sup>情感与知觉、概念、感受并不分离,而是相互混合在一起共同有助于我们对作品的理解。

### 1. 艺术的五种征候(aesthetic symptoms)

寻求某个确定的标准,据此区分审美经验的做法注定是徒劳的。古德曼运用记谱理论的成果,另辟蹊径,提出艺术的五种征候(symptoms of the aesthetic),他首先提出了四种艺术征候,并在《构造世界的多种方式》(Ways of Worldmaking)中补充了第五种征候。它们分别是:(1)句法密集(syntactic density);(2)语义密集(semantic density);(3)(符号)相对充盈(relative replete);(4)例示(exemplification);(5)多重复杂指称(multiple and complex reference)。<sup>[22]</sup>句法密度强调句法上符号间微妙的差别,这使辨认和确定字符变得非常困难。而语义密度强调的是,句法上符号间的微妙区别适用于其所指物,由此造成指涉对象确定上的困难。句法密度和语义密度的存在,需要我们不断搜寻字符和所指对象。而句法充盈,意味着我们需要为确定字符和所指对象付出更多的努力,也就是一个符号在很多方面都是有意义的。比如一幅画,它的线条、色彩、明暗、空白等,这些元素对于绘画来说都是其构成性要素,而不能作为偶然的的东西被忽视。例示暂时搁置了符号的指谓方面,突出强调了艺术作品所例示或表现的特征。多元复杂指称凸显的是符号指称活动结成一个复杂的指涉链条与网络。符号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属于符号系统,可以指谓的同时也进行例示,也就是说它可以同时履行多种相互联系和互相作用的指称功能,只是有些是直接的,有些需要通过其他符号。

上述“征候”只是线索,古德曼绝非为审美经验的独特性确立了一个充分且必要的条件。

“这些征候中的某个或多个的在场或缺席，都不能使任何东西具备或不具备审美的资格；在多大程度上具备这些特性，并不是检验在多大程度上一个对象或经验是审美的标准。”<sup>[23]</sup> 艺术的五种征候离不开古德曼对几种符号指涉模式的分析及对符号系统特征的把握。传统美学中关于审美经验问题争论不休，主观论者强调审美主体的审美态度，而客观论者偏重审美对象的作用。而古德曼的艺术征候说，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艺术作品本身，引至执行不同指称功能的符号及符号系统上。对符号本身的关注何时都优先于对其所指物的关注。那么审美活动就变成了一种确定一个符号系统中的字符，辨别符号所指谓的东西，以及在艺术中极为重要的对符号多种多样特征的关注。由此我们试图从符号系统中的微妙区分中，辨识出世界中新的联系与特性。通过凝视符号本身，感受符号自身的多样的属性和特征。我们“必须像观看一幅画或者阅读一首诗那样，坚持不懈地关注符号本身。这种对艺术作品的透明度（nontransparency）和对作品优先于其所指的东西的强调，远非对符号功能的否认或忽视，而是源自作为符号的作品的某些特征”。<sup>[24]</sup>

## 2. 艺术本性的当代回应

通过艺术的五个征候，古德曼进一步将“什么是艺术”（what is art）的传统美学问题转换成“何时是艺术”（when is art）的提问方式，为艺术的本性问题作出了尝试性的解答。传统的艺术本性追问，试图寻找艺术的共同属性与本质，陷入了美学上的“本质主义”路径。而古德曼正是试图走出上述范式，恢复艺术品自身的丰富性以及艺术身份的模糊性。<sup>[25]</sup> 当代艺术实践使艺术品与日常用品的界限变得模糊。艺术之为艺术的标准何在？古德曼认为，无论是艺术家将其称作艺术品，还是因为博物馆的展览使其成为艺术品，这些都不充分。他认为，艺术品并不拥有永久的身份，一个事物在某些时候是艺术品，在另外一些时候却不是。只有当其履行符号的功能时，才可能是艺术品。比如伦勃朗（Rembrandt）的画作，如果作为挡风玻璃的替代物时，可能就丧失了作为艺术品的功能。<sup>[26]</sup> 在古德曼看来，当符号的运作展现出上述五种征候时，就有可能成为艺术品。古德曼模棱两可的回答，只能说明他洞察到了当代艺术实践的特性，以及艺术身份的模糊性与复杂性。他认为，上述五种征候仅仅只是确立艺术身份的迹象，伦勃朗的绘画即便作为挡风玻璃时，仍旧是艺术品。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将上述符号特征当成确立艺术身份的绝对标准。事实上，古德曼的回答之所以显得含糊不清，源自他真正的哲学诉求。对审美经验独特性与艺术身份确定标准的寻求绝非古德曼理论探求的本义。不如说在这表面的背后，古德曼更加关心的是当一个对象被称之为艺术时，发生了什么？艺术做了什么？“一个对象或事件如何履行作品的功能，解释了履行这种功能的事物是如何通过某一指称方式，而参与了世界的视像和构造的。”<sup>[27]</sup> 这再次证明了古德曼艺术探求的目的，即借由阐释艺术的认知功能，揭示其构造世界与认识世界的重要价值。

## 三、结论

古德曼的艺术符号学，基于“语言转向”之后的新的语言符号观，在记谱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艺术的五种征候，据此对艺术本性问题作出了当代回应。“何时为艺术”的主张，避免了艺术定义的本质主义立场，揭示了与其构造世界设想的深层关联。审美体验无需基于审美主体进行思辨心理学的分析，而是基于符号系统与功能的搜索、辨认、解释符号的过程，成为一种类似于密码学的东西。<sup>[28]</sup> 借由丰富的审美体验，我们增进了对世界的理解，后者又会进一步催生新的艺术实践，世界由此得以重构。古德曼的艺术符号学无疑是富有启发性的，与卡西尔、苏珊·朗格相比，古德曼不仅进一步发展了受前者重视的构型（formation）要素，而且基于符号系统的运作，详细阐释了艺术符号运作的功能与特性。古德曼强调艺术的

认知价值,使艺术不再是模仿世界的复制品与表达情感的工具,而是就是现实本身,艺术因此具有本体论与认识论的重要地位。对抽象符号系统的考察,类似于索绪尔对“语言”的探索,二者均看到了关系之于人类世界的重要意义。因此,人类必须遵照符号系统来行动与理解。古德曼艺术符号学的探索,不仅为哲学中认识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指引,而且为探寻艺术表意模式的艺术符号学分析提供了某种新的范式。■

#### 参考文献:

- [1]刘悦笛.分析美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4(序).
- [2]C.Z.Elgin.Relocating Aesthetics:Goodman's Epistemic Turn[A].in C.Z.Elgin.ed.,Nelson Goodman's Philosophy of Art(The Philosophy of Nelson Goodman:Selected Series)[C].New York:Garland Publishing,1997:1.
- [3][法]马克·吉梅内斯.当代艺术之争[M].王名南,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14.
- [4][6][7][8][16][18][19][20][21]纳尔逊·古德曼著.艺术的语言[M].彭锋,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206、2(导言)、204、204、101-116、119、122、183、189.
- [5]Nikolaos Gkogkas,Nelson Goodman and the Case for a Kalological Aesthetics[M].Palgrave Macmillan,2008:6.
- [9]王一川.从理性中心到语言中心——20世纪西方语言论诗学的兴起[J].文学评论,1994:100.
- [10][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M].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217.
- [11][14][15][22][23][24][26][27][美]纳尔逊·古德曼.构造世界的多种方式[M].姬志闯,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6、23、7、71、72、72、60-74、74.
- [12][美]纳尔逊·古德曼.事实、虚构和预测[M].刘华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35.
- [13]Goodman's Aesthetics(First published Sat May 7,2005;substantive revision Thu May 27,2010)<http://plato.stanford.edu/entries/goodman-aesthetics/>(检索日期:2014-05-15)
- [17]要注意的是,记号在句法上的对等,并不是指记号仅仅是在形状、大小等方面是相同的。而是依赖系统的分配,记号是功能性的存在,而非实体性的存在。
- [25]G é rard Genette.The Aesthetic Relation[M].G.M.Goshgarian,trans.US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9:32.
- [28]C.Z.Elgin& N.Goodman,Changing the Subject[A].in R.Shusterman.ed.,Analytic Aesthetics[C].Oxford:Basil Blackwell,1989:190-196.

责任编辑:魏 巍

## Symbol and Construction: A Research on Nelson Goodman's Semiotics of Art

Wang Shengnan

*Abstract: Contemporary Western philosophy of art has experienced the baptism of "linguistic turn", which surely led it to a different visage. Nelson Goodman, a contemporary American philosopher and aesthetician, creatively applied the technique of analytic philosophy to the exploration of art and constructed a unique semiotics of art. Based on a new view of symbol, he constructed a general theory of symbols. He proposed five kinds of aesthetic symptoms, and replaced the traditional questioning "what is art" with "when is art" accordingly. He reinterpreted the problem of aesthetic experience and the nature of art, and provided methodology guid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of art.*

*Key words: view of symbol, notational theory, aesthetic symptoms, when is art, semiotics of art*